

習  
苦  
齋  
文  
集

習苦齋古文卷三

錢塘 戴熙 醇士

重修連州學記

連州學經始於宋增修於明至我朝順治康熙乾隆間益整以備今

皇上御極之十八年署知州事愛昇阿璽學正徐大襄訓導明離照議重修十九年知州事王熊董其成二十年某臨連科試首事孝廉方正張岐祥等以重修事請記於某乃進在事者而言曰連嶺表輿區白昌黎韓子南軒張子來遊於斯文教日以興起而郡學亦日以恢宏今在事者復葺而修之可謂盛矣抑某按說文修飾也脩脯也經文

之修多假脩故曰脩身學也者所以講明大學之道之地也大學之道修身爲本苟在事者卽修學之功爲修身之法革其舊而新是謀則韓子張子之克紹先聖者在是吾人之克紹韓子張子者亦在是而學爲不虛設已某請與在事者共勉之是爲記

代鎮粵將軍廨壁記

粵隸中國南背嶺距海袤延四千里高山大江名都鉅鎮以數百計西夷南蠻貿易往來雜珍儲怪水陸交會士民都麗物產殷富風俗之華爲邊地最而省會又爲郡縣最然而土廣人衆所轄吏旌誅徵解日不暇給事悉無所統吏縣滙於郡郡滙於省文書絡繹徒史雜遝政事之繁亦爲邊地最而大吏又爲諸吏最將軍官一品位次在文武百僚上顧所轄僅滿州漢軍八旗水陸各營滿漢又各有都統領之將軍特總其成而

國家承平未嘗有徵調事吏抱文書請押皆依故事申舊章猶日或不得一二焉位尊於疆域吏而事乃不及郡縣

吏何其官高而政簡也余來鎮粵三年旣日以無事幸余  
署據城內正烈坊本故藩府亭沼花竹爲省會勝珍禽奇  
獸不俟人而畜也余尤喜其居省會無省會奢靡之習於  
是俯仰上下顧而樂之蓋岩穴放曠之所不能得者將軍  
能得焉又何其地衝而境僻也今夫城市山林仕宦隱逸  
各擅其勝者也雖然使非余日以無事又安能獲其勝而  
樂之哉使非我

國家休養生息二百年來海疆安謐民不知兵又安能獲  
是無事之一日哉此余所以雍容清晏嘯歌自足之餘嘗  
以激涕零不能自已也抑余每勛曰官高毋自以爲高則  
高而不危政簡毋自以爲簡則簡而能敬居衝地而安僻

境庶幾勿負斯職乎勿負斯職斯勿負斯樂也是說也蓋  
自勛不敢以自信今奉

命將去之蜀於其行也謹記解壁以告來者

陳忠愍畫像記

陳忠愍畫像有二本一塋徐生跋一華亭雷生繫之傳皆刊行雷生曰公名化成閩同安人山行伍以功海除江南水師提督軍門道光二十年六月西夷英吉利陷定海公蒞任七日卽馳赴吳淞築土城二十里建礮臺二鑄礮六十自寢處臺所訓練士卒衣食與同嘗霖霖水過膝不言俱帳上下以安二十一年賊再陷定海及鎮海入甯波郡上命將往勦失利東南騷然獨吳淞恃公以無恐二十二年四月賊陷乍浦旋至金山衛窺吳淞素畏公逡巡不進月餘集巨艦逼吳淞口公守西礮臺擊賊壞十數舟賊攻東礮臺守將遁賊人公被礮一被銃七北面再拜死之禪

將韋印福錢金玉許林許攀桂徐大華暨親兵數十人從死武進士劉國標藏公屍廬中旬二日出屍面如生奏入賜卹有加謚忠愍邦人上刊其像以行浙西戴熙奉圖再拜言曰國家邀微功臣皆圖形

紫光閣道光八九年間平回疆張格爾之亂

紫光閣宵軍機大臣曹振鏞以下四人功臣長齡以下四十人像像各製贊中外莫不榮之公以將帥才膺封疆任不克殤平海宇獻俘

闕廷刊所公侯傳形

祕閣徒令邦人士哀思感憤供奉遺像尸祝而祭報之烏足爲公榮然而定難者邊微功臣死難者名教功臣邊微



功一時名教功萬世圖形於朝與圖形於野其榮一也且夫邦人士之圖公不獨爲死難公之難在收召驕情振奮果勇淪肌浹髓累月積歲若夫嬰城海隅伏散援失從容結纓成仁報

國在公爲易故徐生曰前後公殉難者有人於公哀痛獨深者以公清廉忠義固結民心也然則公不死猶圖之况於死死而圖公不死矣大丈夫生爲英死爲神使魁梧奇偉之狀流傳士大夫之手販夫牧豎指而識之呼其姓氏述其軼事赫然常在人耳目如鐵槍寺之王彥章像者亦可謂至榮矣夫抑熙又聞西夷之變虜數來犯浙陷瀕海郡縣浙提督余步雲者本回疆功臣圖形

紫光閣列四十人之八至是屢失地逮京師卒以功不掩  
罪服重典彼圖於朝反不如此圖於野天之意以爲我特  
假圖於吳淞以榮之者明公之榮萬世不可磨滅非一時  
之榮所得而比數也二像皆神似惟衣冠或不中古畫訓  
因手自增損勒一本藏於家并爲之記

修張文獻公祠記

大凡不朽之業必本於所學而學必有所自出公之學出於經學公者不知公學所自出雖欲學公而無從公生七歲知屬文十三上書廣州牧牧曰此致遠器也已而爲張說沈佺期所賞時號文壇元帥亦曰文章樹唐元宗舉文學士以道侔伊呂科對策高第爲學士時帝賜渤海詔當草者不副意乃屬公草大見褒賞開元間文章稱極盛公以病才麗藻頡頏上下獨出冠時可謂難矣然此特公末節世之讀公傳者見公宏模遠識炳耀千古固知公學非文章所得盡而熙特以爲公學出自經何也請徵之傳公常元宗初爲左拾遺時帝卽位久未郊見公上言繼統之

主首重郊祀報所受也陛下紹休聖緒於今五載未行大報不可以訓帝嘉納之後武惠妃謀陷太子公力持之妃致語公作曰宮帷安得有外言輒以聞此深於禮張守珪以斬可突干功欲徵爲侍中公不可帝曰假其名號若何對曰名器不可假此深於春秋公爲李林甫所危會帝賜白羽扇獻賦自況其詞曰苟効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縱秋風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此深於詩帝天長節百僚多獻金寶惟公進千秋金鑑錄具陳前古興衰此深於書帝欲相林甫公曰宰相係國安危陛下相林甫恐異日爲社稷憂又帝欲貸安祿山死公曰祿山有逆相弗誅必爲後患言皆驗易曰知幾其神此非深於易而何故其時帝

作七寶座召諸學士講經義勝者升焉惟公得升此座帝  
嘗曰他日相卿當以經術濟朕豈所謂知臣莫若君者耶  
世之學公者不知公學所自出輒曰風度風度云爾乃去  
公愈遠韶公故里舊有祠在武水西勝國始移於郡學之  
右道光二十四年四月熙來按科試公裔明善等適新公  
祠請記於熙熙來韶即求公集讀之既又求公所著講經  
語錄二卷已亡失惟公遺書不能具存不足徵熙公學出  
經之言而猶幸拜公廟得瞻公遺像也乃進明善等而言  
曰公之名在宇宙不繫乎祠之興廢然有志興公祠必慕  
公慕公當學公熙請以治經一言爲學公者導

陽山縣修文廟記

昔呂黎韓子爲處州孔子廟碑曰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  
得祀而徧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而句龍弃祀事皆不如  
孔子盛句龍弃以功孔子以德至哉斯言不可踰已陽山  
處南荒得韓子來而孔道大明雖其孔子廟未獲韓子爲  
之碑而上下咸體韓子意興葺以時具美而備祀事之盛  
與碑文合竊謂孔子之德而何賴廟哉廟也者都人士觀  
型之具也孔子以德廟祀天下而天下皆觀孔子廟以成  
其德廟隆德隆廟替德替然則修廟爲修其德也不然孔  
子之德而何賴廟哉廟蓋在縣治東門外創於明知縣潘  
俊因於何以信石於李通陶瓦於王珉踵事於胡文亨周

音盛傑余悅李廷贊陳洪範張襄趙文正鄭梓曾守魯王  
明選及教諭馮名望

國朝知縣郭升新之熊兆師增之裴振李應上苑王有年  
繼之至道光二十五年袁銘泰復修之明年倪森落之是  
皆日新其德者歟都人士可以風矣謹記

代楓嶺補種楓樹記

浙江督學使者署在省城西南城中雲居山之楓嶺向之嶺故多楓形家言楓嶺爲學署屏障以楓樹之茂卜人文之盛而楓歲久多凋落不中形家法邦人士以補植請於使者使者曰爾邦人士生文教昌明之日當勤學立品培其根柢蕃其枝葉干雲霄霑雨露上答

聖天子作人雅化不當委權形家以自隳振拔之志也雖然使者攷諸詩小雅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旣見君子樂且有儀毛傳君子能長育人材如何之長莪菁菁然大雅曰芄芄樸薪之樵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毛傳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蓋才材一也會試



屋傾邦人士捐貲修葺旣成卽以餘貲補植楓一百十四  
樹管子曰十年之計樹木百年之計樹人樹人使者責也  
請以樹木爲樹人先時道光二十三年二月董其役者爲  
州通判諸嘉杲使者羅文俊記

順投爲入比投不釋解

鄭氏解順投爲矢本入解比投爲不拾拾讀若笈更也拾投謂賓主黨更遞而投比頻也王制比年一小聘謂頻年比投謂不更遞而頻投頻投雖入司射不爲釋算與順投截然二事後儒因之竊繹經文二語當爲一事不當爲二事下文左右告矢具請拾投矣此節先有比投不釋之告則下文爲贅語謹按周禮攷工記矢人爲矢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鄭司農注比謂括也釋名矢末曰括順投解爲矢本入比投當解爲矢末入如是則順投之義始暢而拾投之義亦不複孔氏陳氏解順投爲入皆有若矢以末入則不名爲入亦不爲之釋算語是明知經

習苦齋古文卷三

義未暢而不悟比投之請實礙拾投也

蟄蟲始振解

秦事事草古法獨節候不草漢事事復古法獨節候不復  
月令曰孟春之月蟄蟲始振又仲春之月蟄蟲咸動鄭氏  
曰振動也夏小正曰正月啓蟄漢始亦以驚蟄爲正月中  
月令爲秦書夏商周秦皆以驚蟄爲正月中氣故月令與  
夏小正合改爲二月節者自劉歆三統歷始三統歷云正  
月節立春雨水申二月節驚蟄春分申班氏律歷志因之  
劉歆居前漢末鄭氏居後漢末漢初尚承秦法故曰亦以  
驚蟄爲正月中也但蟄蟲正月始驚二月大驚移入二月  
亦無不通故後世未之有改爾

新安戴氏支譜書後

熙生三十六年矣生熙之前一載先大父潤亭公始修遷杭續譜續譜者續休甯譜也忠恭公二十二世堯天公修休甯譜以貽二十四世一美公一美公遷杭近二百年未有譜先大父始續之自一美公始列譜者凡九世譜成而熙適生熙之名得與焉熙蓋一美公八世孫也先大父之言曰某少也孤不能周知先世之完節獨行嘉言懿矩苟并此支派世系不傳諸後某之罪滋重時大人侍先大父在校字間是言遂有網羅舊說舊萃羣書上溯續譜之源而下導其流旁通其支又求先世之潛德而發之以成吾浙全書之志家故有一美公所遺休甯譜一書又復採訪

遺編購鈔而藏以備掌故既乃得雙溪譜一卷譜爲忠恭公三十世孫源述大人與源同忠恭公十七世本一公而先代世次特與休甯譜不同休甯譜忠恭公傳顏公顏傳處公處傳福興公福興一名圓福興傳伯參公雙溪譜乃云福興傳圓公圓傳伯參公下云休甯譜少一世又雙溪譜煥公傳文鑑公文鑑傳泗公文鑑有三弟曰文鈔文鉶文鏞休甯譜但云煥公傳泗公文鑑兄弟四人悉無有是雙溪譜又多一世下皆有字有生卒年分有葬地惟圓公但有字有葬地無生卒年分大人以示熙熙按伯參公始生福興公方二十六歲二十六歲卽有孫疑之文鑑公傳泗公泗字文澗不諱文又疑之顧不能斥其非是著譜首

世次世次紊何他之是云乃中輟久之嘉興培成小松先生以瑤溪譜來示大人亟披之小松與大人自忠恭公三世而已分無可證又久之乃得湖州銓衡三先生新安支譜衡三亦由本一公大人本一公十四世孫衡三乃十六世孫大人又亟披之則福興公亦傳伯參公而文鑑實泗公原名也休甯譜失之略雙溪譜失之支不支不略惟新安支譜且夫著書莫要於體例族譜體例莫要於明世次而尤貴述先人之德衡三之書凡四卷首恩綸次旌表次省府縣志次宗塋圖次墓祭議約次祠堂紀略次遺像次支系次世經人緯次總支次吳興支系次補遺次傳略博搜精核次第森然實爲諸譜之冠大人固有繼先大父遷

杭續譜網羅舊說萃羣書上溯續譜之源而下導其流  
旁通其支又求先人之潛德而發之以成吾浙全書之志  
特世次不明而中輟今休甯譜雙溪譜遷杭續譜具在瑤  
溪譜又略具顛末而新安支譜復能明世次述先人之德  
如此若踵其體例滙爲全書由杭州暨嘉興以上溯休甯  
雙溪而吾浙一姓之文獻可以備矣獨是先人言行傳者  
蓋寡而鼎又謫陋無聞雖竭其才力尚恐不能如衡三所  
著之精且博况又落落終日不獲衡三之力勤而志果自  
問未克體大人之志以終我先大父之志者三十六年於  
茲今得衡三之書讀而慕慕而愧愧而奮其庶幾體大人  
之志而終先大父之志以成熙之志也夫道光十六年三



月木一公十五世孫熙謹書後

南阡訪碣圖書後

明中丞金學曾吾鄉人墓故在郭外丁渡嶺越二百年子孫誤以三台嶽廟金孝子墓爲公墓公同姓君森攷得之著記繪圖以傳又博採公事迹載於冊熙今年夏奔喪歸里獲識金君君出示伏觀再四作而嘆曰嗚呼古今人不相及其信然耶公之偉行多矣揭權相賑饑氓平倭寇不可更僕數熙但觀公爲郎時命督楚學公遽乞省親出都門抵家母疾方革竟得親視含斂一事不禁掩冊而痛也熙通籍纔三載爲詞臣錄錄無所表見

朝廷方肅清年穀順成蠻夷賓服公生平所爲無論無其識與其學卽有之亦無所用乃至親臨母喪亦勿能及豈

不痛哉熙之奔先太恭人之喪也我父先有手示謂微疾不足憂我固疑我父恐我憂之深而以言寬我也然遇大事因循不能決斷而我又非有艱投鉅任朝入一紙暮可上道而乃昏瞶迷惑計不出此追計至始竭蹶以行距歿五旬乃得達苦次嗚呼尚何及哉蘇氏曰惟天下之靜者乃見微而知著是坐平日雜亂糾紛以至此乎抑古人之所賦固有出於尋常萬萬者乎金君亦吾鄉人慕公爲人至求其墓而奠酬焉古所謂尚友者金君有之又聞君奠墓時有金蛇出墓中熙見諸裨官傳記者如錢武肅爲金蜥蜴米襄陽爲蟒往往而有是豈公之英靈有所屬耶我知金君與其子孫必有繼公而起者

書蔡鹿賓集帖後

畫書之餘也士人束髮就傅卽執筆作字未有棄點畫勿習專其力於皴染者故能畫者必先能書而工書者無不工畫若夫工人小史供徭役給使令則摹物象布彩色獨從事畫善學畫者必先學書故善鑒畫者必先鑒書從書之闢紐透入於畫則畫得士夫氣迥異工人小史供徭役給使令之所爲石門蔡君鹿賓集畫家書凡百數十家壽諸貞珉可謂深得畫理者矣世之得墨本者皆曰此臨池之助也余竊以爲研朱合綠之譜

書蔡某數點梅花室圖後

南宋翁森著四時讀書樂詩其卒章有曰數點梅花天地  
心者謂卽物而悟也按古書傳言梅及其花者惟詩山有  
嘉卉侯栗侯梅與大戴禮夏小正正月梅杏棗桃始華而  
已學莫盛於三代而略梅似下帷著書不當涉園林蒔卉  
木以荒其業然攷之文學古作教從教教上所施下所效  
也教覺悟也古教學字不分故兌命曰學學半學兼覺效  
二義而以覺悟爲學字卒義學之悟有離物而悟者有卽  
物而悟者孔子於天地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地勢  
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於山川曰仁者樂山知者樂水於植  
物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於動物曰山梁雌雉時哉

時哉乾坤之內宇宙以來無一物不可覺悟卽無覺悟非  
學梅蓋其一焉若是則蔡子以翁森詩句名其讀書之室  
可謂之學也已

潘理齋先生像贊

瑜玉輝山靈珠媚淵研精蓄采劑以歲年氣滙韞和光融  
蟠瑞羅爲家珍貢爲國器積仁則壽澈闇而明蒸以福應  
引之名聲卿雲隨天起止如蓋巨川瀉碇源不及帶拳拳  
服膺其發乃大

贈按察使僉事姚公手述贊有序

公名懷祥字履堂福建侯官人嘉慶戊寅科舉人大挑一等分發浙江歷任象山龍游嶧三縣知縣道光二十年五月任定海知縣六月英吉利寇定海公登船諭以大義不聽退守城城陷死之事

聞贈按察使僉事謝君蘭生藏其道光乙未科

考官時藍筆書王智興逸事一紙見示謹贊其詞曰

維清純忠愛姓元德隸籍於閩來令我浙煌煌賢書高振六翻一麾出守循聲遂集若若墨綬總領三邑大吏倚賴老手便劇昔在鎖院親秉玉尺考校餘閒解衣岸幘拂箋滌硯朱章韻筆慕公成就遂躋球璧神呵鬼護金檢玉冊



成就伊何瀛壖於役強禦猝投講畫順逆力摧鋒刃氣回  
矢石事去身殉英亡神格不矜不矯蹈安履逸太空積氣  
上蟠下蟄凝爲星辰激爲列缺無爲之爲因物付物不春  
而惜不秋而感公乃似之有遇斯適寬綽以應從容不迫  
在勞如斯在憂勿易何細何鉅咸若帝則載觀遺跡緬想  
餘烈

肇羅兵備道柳溪王公像贊

帝撫南陲王公來綏允文允武有猷有爲天秉質直力任  
胼胝廉頑立懦敷惠宣慈民脫佩劍士啓講帷旣徃以席  
乃父而師久於其任欣戚同之羣黎疾苦若在四支蜿蜒  
懸峽滇黔之絡西江湯湯悍不受縛閭閻鱗比阡陌交錯  
數承彼流遂爲所壑維公奮興衆力咸作百里保障十稔  
營度銅隄馮馮水田漠漠五風十雨春耕秋獲億兆編氓  
翳無異情上貽樂利下就光明歡忭鼓舞和親康平乃審  
厥象匪僞以誠載披殊表嶽嶽觥觥落落難合有志竟成  
東都之後朱方之英職任揚清用倡頌聲

楊竹坡先生像贊

三吳耆舊鶴骨清癯琴書是好金石是娛樂在山水澤在  
鄉廬天風蕭爽林木扶疏高懷落落與古爲徒

考校四箴并序

余校粵士夥已斂心自忖蓋有四病輒效昌黎五箴爲考校四箴書而揭於座席幾其有瘳乎

闇箴

踵嗟賞而和諸後日胡寄乎人口承指摘而證諸石目胡役乎人手如水則清不沙焉澄如鏡則明不汞焉晶眇也茫茫塵翳汝睚思也俚俚訛誤汝顙嗚呼訛而其覆車之軌而

辟箴

負類之珠懸綆而誅磨瑕之璧拔劍而書書辟於惡誅辟於慕何慕何惡莫知其故物辟則傾人辟則爭汝不能平

而望人之平汝烏乎人情

狙儼

昔試於有司汝眇是而多非今也試士汝何眇非而多是  
莫竒於胸盡觀其通莫幻於面盡察其變疾驅疾驅毋守  
汝迂

矯箴

謂槃爲匱謂塤爲簾謂赫爲萋謂荼爲飴汝非不知將以  
爲欺汝非不疑恐人之汝窺宜取而棄人或以爲忌宜棄  
而不棄人且以爲庇庇也何恩忌也何讎汝不自羞何慙  
乎人尤

習苦齋古文卷之三終

習苦齋古文卷四

錢塘 戴熙 醇士

蓄硯說

人與人相處則親人與物相處則愛射者之於弧矢御者之於車馬匠者之於斧斤醫者之於鍼砭士大夫之於楮墨筆硯一也從事久則辨物必精擇物必審而愛是物必摯以有情聯無情此於理有不可解者然而弧矢車馬斧斤鍼砭楮墨筆之見用於人以求硯之見用於人以德譬猶人之中有君子苟與之處必益親是故硯之愛又非他物之愛之所得並也余束髮受書卽知愛硯方五歲挾硯入塾數問人曰石耶土耶意蓋貴石而賤土以爲石則喜

已復自諦視其文見微泐乃大喜信以爲石而寶之今忽三十餘年矣與硯處日益久愛硯日益甚顧無力得不多亦無佳者前年來粵粵端石所自出私竊幸之試海南歸過羚羊峽購十硯學辨良否有知者輒以問由是投贈日至求售者踵相接於門而余硯遂夥大小以百數佳者亦十餘誠之者曰玩物喪志今予惟硯是愛得毋喪子之志對曰人必先自喪其志後見端於物苟其不喪物烏能爲且夫硯之爲物溫而潤廉而不剌其德比玉焉余方以之勵余志而何喪之云又曰昔周濂溪提點廣南東路刑獄請凡爲仕者買硯不得過一枚著爲令予蓄硯以百數得毋非周子之意對曰時杜諡知端州禁民採石而自取焉

號爲杜萬石周惡其奪民利故有是請今既弛采之禁端  
之石塞衢巷居硯者惟恐其不售於是時購而藏之謂通  
民利則有之奪民則未也不得謂非周子意又曰韋承慶  
左遷高要尉有餽紫硯者置案上歲起辰州刺史復以還  
之包孝肅知端州秩滿有一硯投於羚羊峽口馬晞驥判  
肇慶府有潛以奇硯獻者謝曰此亦長物也然則三君子  
不足法歟對曰三君子誠足法然其足法者不在是也法  
三君子僅法其不蓄硯不得謂之善法三君子有廉吏焉  
政事裨於地德澤遺於人不可干以私一如三君子檢其  
儉有硯存將謂是人非三君子耶有貪吏焉政事無裨於  
地德澤不遺於人可干以私大異三君子獨終其身不知



硯爲何物檢其篋無一硯存將謂是人即三君子耶何其  
迂也雖然蓄硯徒辨其良否而已藏之而已玩弄之而已  
是以常物蓄而已烏覩所謂德蓄之必用之苟蓄而無所  
用用而不得所當用則余愛硯硯必不余愛豈不大可愧  
哉

夢易說

曹子伯旬嘗夢失珠入坎得一冊曰霹靂開天圖甫誦而  
蜥蜴齧其腦以寤乃著夢易賦繪圖索說於僕請詳曹子  
之言而繫之說曹子曰霹靂開天圖者上帝祕藏之真易  
竊獨謂上帝無易許說文曰劈歷振物劈歷天用以振物  
者也天間霹靂霹靂烏能開天顧其名乃與榮氏遁甲開  
山圖類或亦識緯之書歟要非易也曹子曰蜥蜴易龍屬故  
以之假借易象字竊獨謂不然易雖假借蜥蜴實與蜥蜴  
無涉若因其能化龍故取之則不如言龍且彖象非龍屬  
亦假借曹子夢蜥蜴蓋不足爲夢易證曹子又曰書數十  
篋蜥蜴千餘頭守之又曰蜥蜴自下而上欲盥其腦竊獨

謂曹子所夢并非蜥蜴爾雅曰蜥蜴蜥蜴蜥蜴蜥蜴蜥蜴  
守宮也孔疏云云一物形狀相類既一物矣形狀有不相  
類者哉相類非一物也當云四物形狀相類而四名孔疏  
又云在草澤者蜥蜴蜥蜴在壁上者蜥蜴守宮然則蜥然  
二物矣今曹子所夢能守書齋人是蜥蜴守宮之類非蜥  
蜥蜴之類曹子精於易而博於物因所思結爲夢曹子  
之所尚可知已使曹子能絕去其詭異附會之說出其坎  
求其所謂珠者則曹子進於夢矣而曹子亦庶幾於無夢

雷說

客說雷曰天胡爲有雷余曰天有雷猶有風雨雲霧霜露  
天有風雨雲霧霜露之故古之人皆有說以爲不足知其  
故而他求則風雨雲霧霜露皆不易知獨雷乎哉曰以若  
所言則風雨雲霧霜露雷一也何以風雨雲霧霜露不殺  
人雷殺人曰人或風眩死雨溼死受雲霧霜露之氣死是  
數者皆足以殺人獨雷殺人乎哉曰有兩人於此一爲善  
一爲惡使之風眩雨溼受霜露之氣均則死亦必均何以  
雷殺人不殺善殺惡曰殺同所以殺不同風雨雲霧霜露  
不擇人而殺者也可避也其不克避者正命也殺於雷非  
正命也雷殺擇人曰雷何以能擇人曰風雨雲霧霜露之

隸天猶百官之隸天子各有司雷司賞罰者也天因材而  
篤故裁者培傾者覆雷亦因材而篤故善者生不善者殺  
子又何惑焉曰若是則惑滋甚夫古今大奸極惡衆矣其  
甚者則弑父與君未聞雷一一誅之乃擇其惡不至於弑  
父與君者塞責焉是懦也且夫山何惡而崩之木何惡而  
劈之室廬何惡而發之鳥獸昆蟲何惡而殺之是又暴也  
今有人無故殺犬羊毀器皿又有人見小過則戮見大過  
釋而謝之世不以爲狂必以爲謬雷之忽懦忽暴如此天  
乃以司賞罰何也曰然則如之何曰皆非也雷破積陰者  
也陽乘陰而升爲雷象一陽居二陰之下秋冬無雷陽伏  
也西北無雷陰凝也是故雷之發遇積陰則破遇人人破

遇物物破善陽惡陰是故破人多破惡大惡何以有不破  
曰惡之中又自有陰陽天之誅陽惡必以陰其誅陰惡必  
以陽此自然之勢也雷陽也故陰惡雖小破陽惡雖大不  
破陰惡必破乎曰不可必遇則破何以有不遇曰雷之爲  
物其體光明其氣剛直其集事精詳而勇決遇生氣則生  
遇死氣則殺務盡乎其力之所及者而止所不及者亦還  
諸造物而已蓋其性然也人之惡多方天之誅惡亦多方  
雷有所不及遂疑天有佚罰焉此知雷而不知天者也余  
曰然

書一忠

道光二十一年英吉利白夷率紅夷黑夷陷定海鎮海入甯波府諸夷皆嗜牛所至掠耕牛爲糧有紅夷方屠牛羣牛次第受屠一牛獨奮怒突起角出紅夷臙奔救者創十餘輩莫能勝於是列陣排銃與牛戰牛乃死明年陷乍浦有白夷酋乘馬率夷旅登陸沿江行入海鹽界之白沃廟馬忽顛墮酋騰酋上夷旅潰遂不復至馬亦夷掠得者客來告戴先生皆曰二畜勇或曰智戴先生曰之二畜國畜也嗚呼忠矣

叱錢神文

郭西先生縱武市廛觀一破錢窪然而薄黝然而黑蟠屈  
若缺雜廁瓦地顧而哀之曰嘻爾何憊耶燄燄洪爐鑠金  
範模度量規矩斟酌錙銖連朋逐醜吹苑嘯枯朝秦暮越  
電驟風驅疲貫竭數厭棄屠沽一旦瓦裂辱諸泥塗主人  
飽而嬉棄爾如遺主人燠而舞委爾於土嗚呼錢乎無乃  
愚乎哀哉哀既來歸神謁於寐且曰若愚我若亦知我爲  
黠梟乎不翼而飛母出子歸不口而辭剖毫辨釐不媚而  
愛我佩子戴不利而殺弩張劍拔若見貪夫怒張嶽嶽觥  
觥有饋於庭倒屣下牀倨膺恭肫我傀儡其後嗇夫瑣瑣  
被華餐瑳或貸其廬扉鍵戶鎖衷裘外篋我擲掄其篋彼



廉在官餌剗弭彈偵彼昏暮毀棧而刳我乃據其密誘其  
暱伺敗則逸彼豪在氓弋譽售望嘗彼道側結橐而囊我  
乃脩其孥驕其雛伺便則徂且夫白不涅不昭其潔堅不  
磷乃益其貞造物之陶甄悶悶醇醇不遇我神焉能扶彼  
真適然而完適然而破功成不居歸乎大化何憊是訝哉  
先生怒而叱曰大古渾渾爾鑿混沌蠱良煽莠衆惑之門  
天旣裂爾腹行赤爾族爾猶怙其惡語未已悸而省省而  
自訕曰遁詞哉余之強顏也神乎神乎吾將以爲監

書丁烈婦事

道光丁未孟冬邵子懿辰著丁烈婦傳以示某翼日又讀  
曾子國藩烈婦墓表某因稔知烈婦事而書以志焉烈婦  
姓周氏浙江山陰人年十九嫁同縣丁天相有子二人順  
治三年天相商於杭

大清兵南下土寇起入烈婦村烈婦知不免托兩兒族人  
歸其父自出門溺賊援出之三山三溺死蠶豆橋下死時  
年二十七天相聞變渡江歸視斂值天大暑尸逾三日不  
變瘞橋下天相遂挾兩兒遷杭烈婦之死世無知者獵村  
人立石志死處而已縣學生可學者烈婦孫也以乾隆十  
八年請旌於

朝又以官封爲安人道光二十六年嗣孫士元又以庶常  
告歸修其墓其略乞京師達官表之蓋上距烈婦死二百  
年而名乃顯曾子之言曰死須臾事也當世籍籍聲施者  
或敗於須臾而烈婦不且久長已乎戴子曰死非須臾事  
也烈婦事姑刺指血療姑篤疾徧刺十指疾竟起茲非其  
有所積而然與夫無所積而求不敗於須臾與積不厚而  
徒以須臾獲久長者世未始有也觀烈婦可見矣邵子以  
爲知言

書羅提督轍事

羅提督思舉少無賴行江湄開江上有盜舟穴舟上鎔錫  
灌殺舟中客劫者卽詐爲客賃盜舟入舟中臥潛易臥處  
伺錫入穴則兵出穴刺殺盜遂爲盜偕數伍入豪家劫伍  
欲亂豪女羅禁之不可斷伍頭亡命教匪起官兵相與持  
賊屯山上積所劫掠成阜羅詣軍門請燒之主將不省羅  
夜獨上山燒其積潰賊萬餘人以功敘官洊至湖南提督  
爲總鎮時有

旨以他鎮代時羅適擁兵在外代者卽佩其印羅歸大罵  
不曉事當衆前批代者賴狺匪蹂湖南

上命大臣督師大臣尊貴與制軍語數云問羅思舉羅立

門外聞之入罵曰某名惟

上呼之若何人敢呼某出身爲盜嗜殺人且罵且拔佩刀大臣走制軍爲謝乃已然自是大臣不敢輕羅卒倚以平猛平時好製軍械多巧思自製一弩能斂入韞發彈遠倍常弩數以夸座客座客神其弩輒大喜大府有獐狗重百餘斤人莫敢近羅飲大府醉蒙貂鼠裘直前叱狗狗驚斃其任氣自喜類然後英吉利擾海口諸將多無功東南人每思羅道羅軼事而羅死矣

書二犬

丁未之春余寓居宣武城外繩匠衚衕之南余女之歸吳氏者寓其北相望也女數來省余一日攜乳犬來愛而飼之日壯以大是歲夏余女死余對犬悽然犬亦若甚悲者等不食五日亦死北鄰趙氏者畜三犬趙氏選官去程氏來居一月程氏又他徙余移居焉三犬出迎余甚余雖也守余戶尤嚴一夕余私忖曰身乃獨居而三犬環衛不已泰乎明日一犬亡入程氏招之不來汎汎若不相識者之二犬一死一去偶然耶不偶然耶或者曰之二犬動於天者也噫彼犬也亦有天也耶

## 記夢

熙之夢先考妣也若舊創之遇陰雨而發者時或數月不得一夢或一夕一夢一夕數夢所夢多侍奉恒狀不知其歿也或夢歿則哀痛以覺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三日嚮晨在京師寓室夢家人出先考妣於壙而復生者輿歸如平生父坐堂上熙兄弟侍側父曰我葬得地宜爾輩皆長養無疾病某某家葬親後其子孫皆落地弗善歟詞若疑而問者皆對曰唯唯入室見母默不語貌若病新瘥熙問曰母歿十年矣歿後有知耶無知耶母曰無知若寐爾仰見母髮詫曰人死不老耶當時常疑母髮何遽白今兒髮乃白於母母曰我行動尚健坐則腰背痛不如昔矣因

視母座乃疊被爲褥以坐二姊在側曰此坐不適爾手揭  
起被見被下多龍眼及他雜果累累然滿地以覺是夢也  
不以爲歿而哀痛且以爲復生而喜何妄也然當其夢也  
無父而復有父無母而復有母灼灼然自謂不妄也嗚呼  
奈何而覺也



蜀石經毛詩殘本跋

蜀石經毛詩殘本非毛詩善本也然不得謂非毛詩別本  
蜀石經宋晁公武有石經攷異張奐有石經注文攷異其  
書皆未見此毛詩殘本止卷半與今本頗異

國朝嚴氏杰有蜀石殘本毛詩攷證寓中亦無此書惟王  
侍郎昶金石萃編列其異數百條謂時孫逢吉爲博士而  
譌舛竟至如許儀徵相國阮氏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經注  
本第一論列此碑謂或羨或脫或不同皆無足取然如經  
文江有汜之子歸皆作之子于歸見足利本何彼穠矣肅  
雝作肅雍見文選注五十七初學記十柏舟以敖以遊作  
以遨見釋文雄雉泄泄其羽作洩洩蓋避諱見唐石經麤

有苦葉濟盈不濡軌作濡軌釋文云凡聲宜音犯離離鳴  
鴈亦見唐石經谷風宴爾新昏作燕爾見釋文又見足利  
本毋逝我梁毋發我笱作無釋文有無發我笱文蓋初唐  
本如是靜女說懌女美作悅懌亦見釋文也至序傳箋衍  
文缺文或古未定本未必皆義字脫字序江有汜嫡亦自  
悔也作者也玩文義當有者字簡兮伶官作洽釋文本作  
洽或作伶傳行露純帛作紃帛本作紃見釋文柏舟愠怒  
也作怨也與正義引說文本合凱風校宋本多棘難長養  
者五字與正義合箋甘棠不重煩勞作重煩勞重讀去聲  
與司馬相如傳合至王氏謂北門誤作出門今碑文作北  
門甚明阮氏謂不以角乃以味味乃殊之譌今碑文作殊

字亦甚明此所謂不善不如是之甚者也學者存爲毛詩  
別本亦以資參訂用敢匿其瑕而表其瑜

潘星齋畫品跋

天地間以物爲最幻物以畫爲最幻雜毫楮水墨青紅金粉於其前以貌天地間物貌有形之物亦貌無形之物絕非其物也而無物非物是果有物也耶幻哉畫也今星齋倣司空圖詩品著十二畫品則又以天地間有形之物與無形之物以轉而貌畫絕非畫也而畫之幻境畫之幻情無不於品傳之取天下之至幻以貌天下之至幻而自成一幻斯亦奇矣蓋天下非靈不幻造化靈物故幻畫貌造化故靈靈故幻今畫品又貌畫故亦靈靈故幻

牧牛圖跋

東坡先生祈雪霧豬泉詩歲晏風日暝人牛相對間施司  
諫注引果州清居和尚述牧牛圖第十章露地白牛安眠  
牧者禪寂第十一章牛亡而鞭箠尚在第十二章人牛俱  
亡施注本刊宋嘉泰間則牧牛圖由來舊已童時先大夫  
假畊心和尚藏本命予圖錄此事垂四十年今夏病瘧僵  
臥累月忽悟此圖與子輿氏求放心之旨合聖經知止節  
魯論志學章均與此圖大意相類徧索舊稿竟失之曹葛  
民藏淨意軒刻蓮大師原本以示予恍睹童時所圖錄者  
因重樞一本壽諸梓察予書者兒子有恒助予朽畫者猶  
子以恒也

楊清白先生行乞圖跋

觀是圖者曰楊先生乞人耶余曰非乞人世之求富貴利達者眞乞先生超富貴利達之外何乞然則何圖乎乞曰夫世之求富貴利達皆兆於畏乞之一念畏爲乞人竟爲乞人方且裁其冠而傅其帶曰我非乞人也諱其乞者也先生不畏乞故不諱乞方且見其肘而決其踵曰我乞人也寓於乞者也然則何寓於乞曰彼戕冠博帶不免爲乞人其乞苦此見肘決踵不過爲乞人其乞樂世苟去苦而就樂焉庶幾乎近道也哉是先生風世之意也

祭姪文

年月日姪孫兆文兆魁將舉亡姪例授修職佐郎候選鹽知事履祚之殯功服叔熙銜哀製誄貽爾外弟某致祭於爾之靈曰嗚呼自爾初生卽異羣兒誠摯之性厚重其姿少余六歲出入扶持同就外傳愛若填簾至於成人未始睽離荏苒者歲月何駛爰娶爾婦亦既有子忽忽成行爾親則喜壬辰之春余入京師爾卽遘疾屢瀕於危遷延兩歲竟不可爲聞爾大漸呻吟不止謂我父母我怙我恃父母生我二十八祀我無兄弟一妹一姊棄父母歿惟我而已我視妻孥輕若敝屣獨我之身不可以死我不可死速拯我起嗚呼噫嘻拯爾者誰天不可信命不可知爾之

純孝竟至於斯發告爾靈聽余慰詞爾女婷婷爾嗣崑崑  
能隨爾婦侍奉盤匱優游泉下毋痛毋悲遂陳俎几備列  
鼎彝來享來格靈其鑒之尚饗



家農南公行狀

公諱永植字子庭號農南湖州歸安人先世徽州休甯人始祖諱安仕南唐爲光祿大夫諡忠恭曾祖諱珩祖諱爲穀考諱浩皆隱居不仕公祖始遷湖州考生四子長永樸次永樹次永梅又次卽公公四歲遭父喪事江太孺人盡孝家貧勤於學從姊夫烏程張太史映斗遊年十九應歸安童試時新城何端簡公以御史視浙江學拔公於稠人中凡十三試而藝益進日爲國士壬子舉於鄉三應會試無知公者乾隆建元

詔舉博學鴻詞公膺禮部侍郎膠州王公鉉薦同時湖州被薦者六人沈澗孫見龍嚴遂成沈炳謙孫貽年暨公廷

試又被落旋充咸安宮教習未滿期聞太孺人病棄歸服  
闋復充選陝西鳳縣知縣以註誤削職公爲諸生時卽走  
四方爲養親計至是益貧惟葛梨冬而吟誦不輟久之復  
起爲湖南龍陽縣知縣厯署寶慶府理搖同知武岡州知  
州事晚就紹興府餘姚縣教諭乾隆三十二年二月二十  
六卒於任年六十三葬堂子麓公狀貌魁岸所至有威德  
龍陽濱洞庭行舟多覆溺者風起公卽遣役四出拯之全  
活甚衆冬至例給獄囚棉衣輕繫者不與公曰凍非其罪  
創意悉給之囚感泣或叩頭流血武岡俗故悍公至勘十  
三案皆得情豪右屏息其智略類如此公於讀書自六經  
左史秦漢魏晉唐宋以下殘編蠹簡靡所不究少耽吟咏

有一市孤城半夕陽一匹鷺鷥漁夕陽之句世稱戴夕陽者卽公晚訂汀風閣集十卷長洲沈尚書德潛比之少陵錢塘袁翰林枚爲之序公衡文有特識少卽佐兵部侍郎凌公如煥視學湖南壬子後鄰省聘爲鄉試同考官壬午鄉科分校楚閩有段永孝者湘江名士搜得之一省皆服配鄭孺人子文默早世永樸子文然嗣文默遺孫培元又早世文默配吳培元配陳俱守節請

旌培元嗣子鼎繼孫學詩嗚呼農南公熙族祖也熙生也晚不克親炙公之純德遂學猶得讀公遺書以彷彿公生平自熙而後綿綿延延日去日遠其能知公者幾何哉夫賢士大夫清芬傳之永永年代而無窮者非嘉言懿行自

能不朽於斯世亦其後裔稱述勿衰之有以致之也然則  
熙烏可默默耶請條其所及知者以告我族人謹狀

李潤齋先生墓表

道光十八年戊戌熙奉

命視廣東學明年按高州得士李逢恩來謁知其大父潤齋先生由廩生中乾隆己亥

恩科副榜以廣甯縣教諭老於家熙先伯父禮齋公亦以是科領浙江鄉薦熙於先生爲年家子而是年適遇重開己亥

恩科以六十年老宿與新舉之士同賦鹿鳴郡人稱慶熙實親見之先生年蓋已八十有三矣二十七年熙官內閣學士京師湖北興山知縣李大根先生子也寓書來述先生卒二十二年十月春秋八十六二十三年六月葬茂名

縣梅萊山乞熙爲表其墓先生少失父母斬焉孤也與其姊并育於大母悲戚愉樂不主於己視大母之志而已大母有使先姊而趨大母有賜後姊而受姊適林氏夫尋病廢姊家庭事躬豎任之姊歿爲服期且曰吾過禮矣吾勿忍也先生父諱宜昌與兄宜達宜相弟宜隨聯舉於鄉復與宜相同出身進士兄弟四人咸受業高郵王文肅安國門文肅嘗謂嶺南道脈萃於李氏世稱四李先生自先生知學四先生或歿或衰或遠宦未獲一日親炙乃力自振拔卒繼其業先生無所不學尤工文辭富著述官廣甯六年諸生之桀異者未嘗叩而不應退而不怵其家居通儒之至是邦者未嘗不內交其道也未嘗不願慕夫其不逮

事父母而孝稱於鄉黨無兄弟而人服其友恭不及乎庭訓而學紹先業無甲乙科憑藉而文名當世嗚呼其可謂難能者也先生又嘗衣食諸從子之孤且貧者爲外王父置祀山而婚其後人之不能妻者歸邑尉李君崙訓導鄧君振翼邑尹胡君湘蘭三廉吏之喪贈廣甯同僚之罷職不能歸者郡人稱說先生風誼多此類然愚以爲非先生所難略勿備先生諱世芳字 號潤齋信宜縣人曾祖

乾學歲貢生廸贈奉政大夫蘇州府同知祖東紹雍正癸卯拔貢生令浦縣教諭誥贈奉政大夫蘇州府同知兩世皆以宜隨貴得贈先生於二十五年覃恩贈奉政大夫以大根貴故贈也大根於次爲先生長子乙酉拔貢出教諭

薦升今職次大樹縣學生大幹廩貢生候選教諭孫七長  
逢年增生次卽逢恩廩生逢新逢滋逢陽逢辰逢祺皆習  
儒曾孫五增生高榮金榮全榮祖榮皆幼也



誥封一品夫人亡室金夫人墓志銘

咸豐四年四月二十九日錢塘戴熙葬先室於西湖三台山麓先塋右側其氏族言行宜志志曰君姓金氏先世休陽人宋吏部尚書諡忠肅安節公二十世孫曾祖贈資政大夫錢塘增生諱德寅祖贈承德郎諱以淦考府通判諱樑妣王宜人君爲宜人第三女生於嘉慶五年三月十三日年二十二來歸長余一歲未歸事父母旣歸事舅姑皆竭誠不飾先妣王太夫人持家嚴侍左右無纖微失恒若有所失性凝重對人嗇於言豐於容人益親之喜節儉不以時尚易其素來三十年澣衣外無他製從官兩至都一至粵每勵余以清粵腥羶地勵益甚幕客某辭去後贈二

研君曰是亦不可受既去何贈贈必有爲余不謂然翊日  
請託至亟還之署人競購翠石君熟視久出百泉易一贗  
者笑曰我隨宦歸人且眞我假令贗我必儉我何眞爲他  
所見類此君初來余已登賢書年三十三余成進士三十  
五

勅封安人四十五

誥封恭人四十七

晉夫人五十加一品渾渾然若不知人有貴賤者教子女

一以厚子四有恒可恒果恒皆郡庠生所恒

總孫原名尚後改今名

幼有恒初入學家人咸賀君方啜泣爲先姑之鍾愛是子  
而不及見也娶三婦有恒朱氏可恒朱氏果恒孫氏待之

一以寬女二一適王惠溥藍翎縣丞一適吳屠綬邑庠生  
二女皆先卒孫三兆登兆春兆衡孫女亦二君四十後遭  
痰疾時作時止常終歲默坐以咸豐二年六月三日卒年  
五十三卒之前余方患瘡君曰子未可死我可死矣已而  
果然嗚呼宜銘銘曰

君靜余躁兮余則雕而君以樸君不尚才兮特余學余每  
僨事兮賴君覺翩然來兮昌余族泊然化兮返君之朔湖  
水鱗鱗兮山石巒巒送君先耐兮余終從君於冥邈嗚呼

羽目苦齋古文卷之四終

跋

庚申歲粵賊犯浙城陷而從容就義事平後

謚文節公者余乙巳會試薦師戴先生也關中得余文卽  
袖視同列焉謁見以來屢索余稿逡巡未敢以獻嗚呼余  
文至譴陋不獲齒於尋常而先生愛之無已余負先生哉  
先生之詩向曾聞其口誦且夢中得長笛有哀聲句舉以  
相示未知其大聲之發如是其噌吰而琕瑋也未知其短  
兵之鬪韓孟角勝之場如是其異軍而特起也并未知其  
關歐蘇之間與嗣漢魏之遺音如是其挾江河而東注也  
文名貴而存稿少似其詩日夜莊誦誠不知其涕之何從  
矣方先生乞疾歸余請謁於城南邸舍惓惓不忍別且以

寄畫囑及余亦以外憂歸兵火艱於跋涉望雲樹而仰止者垂十年屢欲命楮卒未果而先生與城俱殉矣噫先生生平雖未得大行其道而作賦作詩文作畫爲

天子所取一時紙貴都門欽其舉趾者擬之於鶴此非極人世之美乎而今日遺集鐫自張軍門者乃由吾鄉同好李君左之耿君星伯校刊而付諸剞劂氏此殆有天定之緣使門下士得賦觀止而神往者也惜文弱不足以揚先生之美竊維先生之惓惓愛余者始終如一日遂謹誌其顛末並以見先生之愛士愛文不讓古人卽其與余有極其篤摯者而語之瑣屑弗之計然終不可以泯先生之集也若其大節自有

國史傳家傳在讀者必能識之

同治丁卯十月晦前三日受業陳廣德頓首拜題於興化  
文正書院之古香堂

戴文節公遺稿跋

同鄉張朗齋軍門將刻戴文節公遺集其嗣有恆兄弟手錄公殉節後遺稿均無恙詳邵樞部所爲行狀中其已刻者爲訪粵集及

賜硯齋題跋

象濟

嘗爲之敘丙寅二月有恆等屬爲校勘

先是咸豐庚申三月張副帥玉良克復杭州由公間道馳書而公於二月二十九日發書後盡節固池其弟鄂士明經同沈於井時官軍攻金陵垂下賊出小股撓我以圖牽制使當時大吏知兵出軍迎剿則賊可奪氣不致以肘腋之害動搖前鋒而成東南糜爛之局公雖兄及此顧以鄉居無所藉手發憤一死以盡大臣之義可勝歎哉公性恬



退早歲去官山水奪元人之席每集前人句有已名者鑄

印有但熙肯畫寬作程歲已未公年五十九語象齊曰余

作畫雖小蟻工筆眼不用鏡濟以畫史所稱文沈烟雲俱

養之說進公曰不然畫債未畢耳濟因摘山谷熙今頭自

眼猶亮句屬海鹽陳錫庵刊乳石將以明年爲公六十壽

而禍變旋作公大節卓然文藝特其餘事特子孫所以思

公與後賢攷公德業者徵於文而益信校對之餘覺往時

從容觴咏如昨日事而公已不可作矣軍門儒雅工書從

軍中州百戰積功官方伯特改今官我

朝文臣改職若岳威信公鍾琪劉都統清勛名播於天下

軍門方爲

朝廷嚮用戎馬倥偬獨能流連文翰表揚忠良遺迹其用心爲何如也

同治五年丙寅秋八月秀水楊象濟撰

先文節公習苦齋遺集跋

先文節公以翰林起家歷官中外者二十年清風亮節上受

宣宗知遇之恩具兄行狀中公家居日少官京師十餘年兩視粵學從公夙夜無日不手一編歸田後閉戶養疴殫心著述旋奉

命團練鄉兵又以大吏

奏總理防務兼主崇文書院講席閱文校武刻無虛晷不復從事筆研今所遺詩文集爲咸豐庚申城陷時有恆等藏諸複壁以免又輾轉攜至粵東分卷編校三閱寒暑始錄竟詩集前六卷爲公手自編定後二卷有恆等搜篋中

遺稿續編之都爲八卷公於古文尤不輕作作亦每多散佚今編錄遺文僅得四卷合詩文遺集凡十有二卷有恆以公殉難蒙

文宗特旨官通判服闋後需次江蘇其時浙省初復乞假省墓而可恆果恆稷孫亦先後自粵中歸因散乞秦潛如

都轉細業楊利叔孝廉象濟重加編校定爲此本丙寅夏

五張朗齋軍門以葬親旋里介同里邵步梅太守燮元來

求遺著許爲刊刻並屬興化李左之鐵耿星伯葆辰兩廣

文校刊成帙公集之得以流傳軍門力也念軍門由湖南

布政使改今官於先公素未識面而邈然神交爲刻遺集

其表揚忠節徵文考獻之心固非有恆等紀述所能罄工

既竣附跋數語以識保守先人著述之艱難并示吾家子  
姓之讀公書者

同治六年丁卯仲冬男有恆可恆果恆穗孫謹識